

稀世国宝竟然曾用作饮马槽

——“虢盘”的发现、流传及安丘籍学者王筠对铭文释读的贡献

□张漱耳

出世两作马槽

虢季子白盘系道光年间，陕西宝鸡虢川司(今属宝鸡陈仓区)一农民在田间沟岸边挖得，后被移于当地驿站，被驿卒当作水槽饮马用具。不日被在关中平原西部眉县做知县的常州人徐燮听说，平素好古的他前来查看，识为古器，花了100两银子(相当今天的2万元)廉价购得。为什么说廉价呢，因为当时上古青铜器就以铭文1字1万计价了，就是不计周边那么多精美绝伦的纹饰，仅凭这111字，已经超过百万了。得宝后徐燮干脆辞官返籍，将虢盘带回常州老家秘藏。

时光荏苒。转眼到了同治二年(1863)，徐燮已经过世，时太平天国起义席卷我国南方，护王陈坤书带起义军攻占常州，他的手下于徐燮的宅院家发现了虢盘，按太平天国规定，上交给护王府，但是到了陈府同样被用作喂马用具。

次年五月十一日，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跟随李鸿章南下追杀太平军，率部占领常州，俘虏护王及其所部两万余人。当晚，刘铭传住进了护王府。子夜时分，他还在府内秉烛夜读。万籁俱寂中，忽传来清脆悦耳的金属叩击声，声音不大但穿透力极强。他顿生好奇之心，秉烛循声而寻，发现声音来自屋后马厩。原来这是马笼头上的铁环碰到马槽发出的声响。

刘铭传蹲下一看，见此马槽硕大，槽壁在烛光中发着深沉的幽光；伸手一试，重不可举；轻叩之，发声清远玄妙，绝非寻常马槽。

次日一早，他命马夫将马槽刷洗干净，看清了是一有兽首衔环、纹饰、长铭的青铜器。他请来行家鉴定知是宝物后，旋即命人押运送到他合肥的老家六安别墅，在院中筑建一座小亭，将虢盘放入锁了起来。事后洋洋得意作《盘亭小记》一文记叙此事。

护宝屡有历险

因为《盘亭小记》一文，刘家藏有淮南第一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。从此，开始有了无穷无尽的麻烦。刘铭传吓得赶紧将虢盘从小亭取走埋入地下，再不示人。

清末民初，军阀混战，时局动荡。时刘铭传业已作古，刘氏后人千方百计保护虢盘，屡屡遇险。先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刘镇华，在1933年至1936年主政期间，觊觎虢盘，以种种理由派兵到刘府搜劫。刘氏后人虽饱受皮肉之苦，始终没有交出。日本鬼子打来，合肥沦陷，刘家知不能敌，遂将虢盘重新挖出，深埋地下丈余，并在上面铺草植

虢季子白盘(简称虢盘)，商周时期盛水器。与毛公鼎、散氏盘、大克鼎被称作清末出土的四大国宝，列我国第一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，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。其形制奇特，似圆角长方形一浴缸，长137.2厘米，宽86.5厘米，高39.5厘米，重215.5千克。周身满饰窃曲纹及大波曲纹；每边饰兽首衔环二，共八兽首，内底盘内铸有西周铭文8行共111字。这件稀世国宝的收藏、释文解读都经历了些许波折，清代出生安丘的著名文字学家王筠对铭文释读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今天就都来说说道道。



虢季子白盘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树，而后举家外迁。日寇多次搜掠无果。

安徽沦陷后，曾有盗墓劣迹的国民政府第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，经李宗仁推荐，被行政院任命为安徽省主席。他利用职权，指派亲信、时任合肥县长的隆武功带人将刘家几十间老宅翻了个底朝天，所有地板全部撬开，挖地三尺，亦终未获，只得悻悻而去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重视对于流落民间的文物的保护。1949年冬，政务院(国务院前身)专门给皖北行署发报，要求查明虢盘下落。当行署工作人员来到刘铭传第四世孙刘肃家中，说明上级来意，刘肃先生感到虢盘有救了，说：“保护国宝，责任非轻，个人力薄，盘之安全可虑；现政府如此重视，亟愿献出。”遂带领家人挖开历经了14年的封土，让虢盘重见天日。刘肃得到文化部颁发的奖状，以及5000斤大米、大盘铭文拓片一份。

1950年1月20日起，虢盘在安徽展览一月，2月底护送北京。董必武、郭沫若出面接见了刘肃。郭沫若还设宴招待，亲笔题诗一首赠送他。而后郭老对此作了考据。

按照郭沫若的划分，此件青铜器属于周代衰败期。然而，从形制、花纹、文体、字体看，绝无简陋轻率颓废倾向。尤其盘底文字风貌丰美匀整，简洁流利，布局严谨，用笔有力，神采远在周朝其它青铜器之上。当

然，郭老虽是权威，但也屡被人指出某些考证的错误，故他这一划分也未必正确。

依模糊摹本释文

虢盘铭文所记具史书性质，郭沫若等参考的主要就是山东安丘清代“说文四大家”之一王筠早年所作的考释。

原来，在道光二十三年(1843)，曾在陕西长安、榆林做官的山东诸城籍金石学家刘喜海回家乡，王筠作为他的好友前去探访，刘喜海将虢盘刚出土不久拓的盘文展示。王筠震惊之余，又听刘喜海介绍，金石文字学家如吴式芬、张穆、许瀚、陈介祺等，都没有完整释出，遂萌生了考释念头。

王筠借用刘西海拓片仔细描了摹本，然后动用自己的知识储备进行释读。

研究者都知，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，又叫“钟鼎文”。始于商，盛于周。金文的应用年代，上至殷商，下至秦灭六国，历史千余年。宣王时期的《虢季子白盘》更具特色，开启了籀文先河，在文字演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只是那时候，上古三代出土的带金文的青铜器并不多，甲骨文也还没有发现，释读并非轻而易举之事。但王筠以一己之力正确译出了摹本中清晰部分的文字，搞

清楚了铭文主题是虢国子白奉命出战，荣立战功，周王为其设宴庆功，并赐弓马之物，虢季子白因而作盘是为纪念。

王筠对金文正例变例都有掌握。有些不清晰的文字，也被他通过文意推论而出。譬如，第1行第10字，本是下边略尖的三角形点，王筠摹本却是上平下圆的圆柱体，最下面还带一个赘疣。但他没有被其迷惑，确定为象形字“丁亥”的“丁”；

第6行第7字“白父”的“父”，面向右反写也很罕见。王筠明白此字变通于人手拿“斧”，手拿石斧野外艰苦劳动的男子即为“父”。

当然，由于字迹模糊等条件所限，他对第2行第9字“壮武”的“壮”；第4行第5字的“执讯”的“讯”；第5行第1字“献俘”的“俘”；第6行第2字的“爱飨”的“爱”总共4个字，作了缺疑处理。对未识的“俘”，他写下了“未详其意，盖谓献俘也”，说明也猜测到了“俘”。他还有“子白折馘执俘”的话，但终因没有根据，缺而不敢释，以“望来哲之竟其绪”。这是一种谦虚且务实的学风。总起来说，他释铭的成功大于遗憾。

功底来自家学

对王筠考释虢季子白盘，历经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五朝，曾为三代帝师的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提到：“王筠与张石洲(穆)《释虢季子白盘铭》见示”。

王筠是安丘县宋官疃村人，清乾隆四十九年(1784)出生，咸丰四年(1854)十二月卒于山西乡宁县县令任上。其父王馥超是乾隆丙午年间举人，官至寿州知州，咸安官教习。致仕后返乡继祖辈兴办义学。

王馥超有4个儿子，3个进士，1个举人。王筠是次子，科名是最低的举人，然而著述成就却最为耀眼。弟兄4个从小喜赋诗填词，原本不喜史学。嘉庆年间，三子王范在济南参加乡试时，主司以山东历史人物为问，没有对答如流名落孙山。王馥超非常生气，开始以自己为主编，4个儿子分别参与编辑了140卷的《海岱史略》，专门介绍山东先贤。四个儿子在编辑过程中补上了史学，顺利考取功名。

但王筠自28岁接触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后，兴趣转移于此。30岁游于京师，不久以贡生官国子监学正。37岁乡试中举人。他读书喜咬文嚼字，追根究底，一旦钻研进去，书外事一无所顾，典型的“书呆子”。

道光十六年(1836)，王筠患眼疾从京城回到安丘老家，开始写《说文释例》，20卷“百日乃毕”，成书速度惊人。在看望诸城刘喜海以虢盘摹本释读后的第二年，即道光二十四年(1844)，已届花甲之年的他鉴于校勘工作突出，放官山西乡宁知县。

编辑：马纯潇 组版：颜莉

齐鲁晚报 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 公益广告



移风易俗传孝道

有/钱/多/尽/孝 丧/葬/不/铺/张